



# 康巴周末

## 康藏人文

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燕 组版:陈雪峰

| 美 | 术 | 探 | 索 |

### 我州美术七十年的发展历程

◎金泽花

其中值得一提的画家有:仁真朗加与梅定开。仁真朗加在版画方面的创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加上梅定开造型方面的强有力支撑,开创了“新藏画”的创作形式,为传统唐卡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就了甘孜州“新藏画”;成就了精品——《岭·格萨尔王》(一九三六年朱德会见格达活佛)《雪山儿女》《藏王松赞干布》《花仙卓瓦桑姆》等。多年来,仁真朗加为了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让唐卡产生新的生命,担负起了繁重的组织工作,把许多藏、汉画家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到这个意义重大的探索和创作实践中。为了这一理想,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从不在意自己所付出的劳动,而是默默地为画家们服务,认真地进行创作、研究,当第一批新藏画创作出来并在北京展出时,他则非常热情地一一介绍推出创作班子里的画家们。当甘孜“新藏画”享誉国内外,优秀画家辈出,他及时申请成立了“甘孜州藏画研究院”,对甘孜州藏画的发展作远景规划,加强对年轻画家的培养,给予年轻人专业上的指导与鼓励和经济上的帮助。

尼玛泽仁、洛松向秋为十世班禅大师画师。尼玛泽仁作为开创“新藏画”的骨干之一,除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外,还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灵塔内为十世班禅大师绘制巨型壁画,创作了再现自唐代藏汉结盟到元代吐蕃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过程的作品《文成公主弘佛图》和《元蕃瑞合图》。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创作了《佛门盛世》,为十一世班禅灵童造像,在全国展览中获得银奖。借改革开放的春风,曾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举办个人大型画展和联展,曾获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文化部嘉奖。洛松向秋年轻时师从嘎玛噶画派和勉唐画派的优秀前辈,在他的唐卡作品中,他将各个画派的精湛技艺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风格。其多幅唐卡作品被藏传佛教寺庙及各界名人收藏,作品《飞骑弋射》及与格桑益希合作的《唐东杰布》均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格桑益希是藏族传统绘画艺术的挖掘、开拓者,著有《西藏美术史》,是最早涉猎版画艺术,并有所成就的甘孜州画家之一。他创作的藏族历史人物《唐东杰布》(与洛松向秋合作)和描写现实生活的《吉祥路》《雪域长青图》既保留了民族传统艺术的神韵,又有新的开拓与开展,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翔秋志玛(王芳馨)是甘孜州第一位有实力的女画家,勤奋而多产,题材涉猎甚广。早年有入选全国第五届版画作品展的水印木刻作品《早晨》(与仁真朗加合作),荣获第六届全国年画评奖优秀奖的《酒歌》,还有在“民族百花奖”第八届中国各民族美术作品展”中荣获优秀奖的《圣灯》,都令人过目难忘。她与陈秉奎合作的《十世班禅大师藏区巡游图》获得了全国第九届美展优秀作品奖,其他多幅作品曾赴世界各地展出。

洛加泽仁(白瑞)是四川美院民族学员,毕业后直升本科学习雕塑。在大学期间,他参与了著名主题雕塑《收租院》和《大树新愚公》的创作。1968年,在叶毓山教授的带领下,参与创作了毛主席像(存于原成都军区大院);1969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实践活动;1989年,他接受十世班禅大师的委托,为其本人及其经师塑像,成功创作了十世班禅大师的写实雕像并引起轰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了特别报道。这尊像现供奉于青海塔尔寺,每年都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对其进行瞻仰。他的作品极具民族气质,代表作有《格萨尔的传说》和《十世班禅大师》,另有《山鹰》《藏寨民兵》《草地黄昏》《牧童》《康巴儿女》《拥抱新世纪》等反映藏族人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1985年,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在甘孜州康定县姑咱镇落成,设立美术系,白瑞任系主任,向新元、刘登桂、邓世铭、刘涛等担任主要任课教师,并开设“传统藏画”(唐卡)临摹课,从此,开启了培养甘孜州美术创作人才的另一扇大门。

| 格 | 萨 | 尔 | 论 | 坛 |

## 古筝

最初的音乐,犹如一滴晶莹的水珠,胀破古岩,滴下、积聚、涓涓流淌。祭典古典,轻颤遥远的十指,让音乐从我们的心脏起程,弹奏成我们永恒的心跳。古筝选择了一种被弹拨的方式,接近共同的怀想。流泪或歌唱,思念

滴落下来。背对世俗,琴师焚香浴身,褪去红尘,苍白的手指调理。紊乱而躁动的思绪,心情澄静,这音乐的河流,我们将打捞什么?明月、清泉、瘦石、古松。需要什么样的情怀才能感触清高?古筝高蹈内心之

上,寻觅古典,整理已陷入荒芜的稼穡,在生命的边缘搭庐而居。在找不到歌喉的时代,把自己横卧成古筝,任岁月弹拨。音乐便从高山流淌下来,典雅成一段最富蕴含的时光。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 康 | 藏 | 叙 | 事 |

### 舅舅夺洛

◎贺先枣

在那片牧场上,人们把舅舅叫做“阿翁”,但有时我听他们却叫的是“阿拥”,到底怎么称呼才准确,当时没有留意。“阿翁夺洛”就是“石头舅舅”,一听就知道是外号。

“阿翁夺洛”“阿翁夺洛”侄儿嘎玛细穿就这么叫的。其实,舅舅的名字本来叫嘎玛赤勒,只是,这片牧场上的人之所以把他叫做夺洛,意思是说他这个人就像块石头,有点死理,不开窍。据说多年前,河沟边的草坪上有一块浑圆的石头,重约近两百斤,青年人们常来这里比赛抱这块石头,看谁更有力气。爱开玩笑的嘎玛多吉说,谁要是能把这块石头弄到岔路口去,他就送一头绵羊。河沟边的草坪到岔路口全是上坡,没有人能办得到。

嘎玛赤勒用了半天时间,把这块石头从坡底往坡上“滚”,一步一歇,有时用肩膀,有时用背抵着,不让石头往下“梭”,就这么把石头“滚”到了岔路口,嘎玛多吉没有办法,真的把一头绵羊交给了嘎玛赤勒,从那以后,“阿翁夺洛”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名。

牧场上有句谚语:有钱时是舅舅的侄儿,没钱时是舅舅的娃子。娃子就是奴仆,这句谚语说的是解放前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舅舅夺洛却说,这句话该怎么说:当官了侄儿就是舅舅,没有权舅舅也是侄儿。嘎玛细穿听了这话心里不舒服,他知道石头舅舅说这话有所指,自从他从部队上回来,安排到公社当了武装中队长,除了公社书记又兼着公社主任的布多之外,他就是公社的第二把手,说话有份量。话音外,舅舅夺洛说他现在当了官,可以不舅舅舅的话了。

七十年代时,公社贸易小组每年临近冬天都要收购“菜牛”,就是把牛杀了,牛肉堆放在一起,等区上、县上来拉走。想来是拿来卖给别处的人们当菜吃,所以叫菜牛。每个牧业队都会派人把牛赶到指定的地点来,宰杀、过秤、交任务。牛皮是要带回队里的,牛的内脏和头蹄清洗处理一下带回分给队里人吃。

公社中队长嘎玛细穿背一支七九步枪,走到那些正在给牛开膛的人面前,说:把牛心子给我留下;有时说,把牛心子给我拿来。其实,牛心子是可以卖钱的,一个牛心子两角钱。其他人都是这样买的,中队长却懒得出这两角钱,那些牧业队里来的牛场娃也没有把一个牛心子、两角钱当回事,总是屁颠屁颠地把牛心子给中队长送去。

那一天,明明打了招呼,舅舅夺洛那个牧业队的人却没有把牛心子给中队长拿去。中队长只得再去问问,不想舅舅夺洛也在。一问,别人还没开口,舅舅夺洛就回答说:今天杀的牛没有心。舅舅是长兼,中队长小心翼翼地问道:牛没有心?舅舅夺洛说,哪头牛没有心?牛都有心了,它们还会服从人?它们还能让人给杀了吃肉?

在当地,说到“心”,有时是指思想、思维、想法;而“心子”才是指牛身上的心脏器官,舅舅夺洛故意把发音一样、概念却不同的“心”混在一起说,侄儿中队长顿时语塞,望着舅舅夺洛只有嘿嘿傻笑几声的份,旁边的人暗笑不已。

中队长走后有人说,舅舅夺洛你太较真了,一个牛心子本不算啥。舅舅夺洛却说,拿薪水的人白吃集体的牛心子,没有薪水拿的人就不会用“心”想吗?

但是,其他牧业队的人还是按照吩咐,把牛心子给中队长送去。所以舅舅夺洛才说:当官了侄儿就是舅舅,没有权舅舅也是侄儿。

舅舅夺洛并不是只让自己的侄儿难堪,好多人曾经在他面前下了台。

有一次嘎玛松吉队长到贸易小组交牛皮,有几张破的算不上一等,队长想和好在好牛皮一起混过关,就暗示同来的舅舅夺洛帮自己一起骗过贸易小组的尼麦。舅舅夺洛动作夸张地又飞快地把次牛皮往好牛皮里混,却没能躲过尼麦的眼睛。

尼麦拖过有点破损的牛皮,问:不是说都是一等的吗?都是好的吗?这是什么?怎么破了?松吉队长很尴尬,舅舅夺洛急忙打圆场,说,本来都是好的,只有这张刚才让我们队长吹破了。尼麦和队长都笑起来,但尼麦还是没有收下那几张牛皮,队长一直怀疑舅舅夺洛没有想真心配合自己。

几年后,有干部来宣传说,现在公社要改叫乡政府了,这件事很有意义,很重要。

牧场上的人们都跟着说,是的,很重要,很有意义。

舅舅夺洛却说,头几年他们说我们住的地方是社会主义新牧区了,我对他们说,还不就是仍然在这里放牛放羊么?他们说我真是要死不化的石头。结果,我说错了吗?现在又叫乡了,把一个地方的叫法改来改去,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他们高兴叫什么,他们叫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放牛放羊的地方,是我们要过自己日子地方。

细想起来,舅舅夺洛这是认真,可他的认真也有让人受不了的时候。我每次到他的帐篷里喝茶,他总是把一个碗用水洗好多遍,明明是很干净了,他又认真地拿出块什么布来擦拭碗上的水,那碗就又脏了。

同他熟悉后,总是要跳起来阻止他擦碗的行动,他却总是举着碗躲开我的手,说:还有水都没有擦干净呀,你忙啥忙?

常常是费半天口舌也不能让他不再擦拭已洗过的碗,他还有理得很。

### 格萨尔史诗中的经济思想

◎益珂

山羊

过去在游牧地区,家境贫寒的牧户才养山羊,而牛羊多的牧户不太重视养山羊。与史诗中描述如出一辙。史诗中,为贫穷牧户开启山羊宗之门。《贡特山羊宗》中说,今天是打开宝藏之门的日期,这是格萨尔大王的事业。东有天界白羊群,南有年神白山羊群,西有独脚鬼和山鬼褐山羊群,西北有独脚黑山羊群。东北有独脚鬼紫山羊群。大山羊与马牛一般大,中山羊与母牛一样大。小山羊与常见羊一样。角上挂彩带,山羊身上有多种药用品,是独脚鬼的财富羊。

草原游牧

草场是牲畜赖以生存的地方。草场的优劣决定畜牧业生产发展好与否。岭国的草场归属部落所有,部落首领有分配各家各户草场的权力。平时由各部落下属的氏族群体管理、使用。草场如果遭外部部落侵占,将组织全部落骑队予以驱赶。据史诗描述,岭国拥有广以袤的草原,纵横交错沟谷,长长的河谷,烟波浩渺的群山。高耸入云的雪峰,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大片的灌木林。林中野兽成群,鸟鸣狼嚎。在草原上冬天冰雪覆盖,寒风刺骨,夏天山花烂漫,花浪滚滚,香气扑鼻。杜鹃啼鸣,仙鹤轻舞。史诗中所说的那地域是指今天的黄河上游一带。在那样的环境中居住了岭国的牧民。史诗描述:平坦坦的大草原像金盆内凝住了酥油那样的美。在它的中央,散布着牧民们的黑色牛毛帐篷,密密

麻麻像夜空的万点金星。畜牧业生产也只有在这样的草原上发展起来。呈现出,牦牛奶牛和犏牛,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山羊、绵羊和小羊,好像白雪落山坡的一片兴旺景象。岭国草场虽然归属部落所有,但划分到各氏族群体片区的草场,群体和牧户有维护、使用权。若外地牧户租借草场要收取草税和水税。史诗描述:你们来放牲畜,牧草被踩坏,你们牲畜来饮水,清清水水被搅浑。吃草草钱要留下,喝水水钱要留下。然而部落首领、大臣、大将、英雄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则优先划分较好的草场。重要人物的草场由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分配。百姓使用的草场由各部落内部安排。根据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划分草场按四季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进行。岭国迁徙到玛域,当时玛域是玛域领域的占有者,于是他分配岭国大将们的四季草场时说,夏住山头天气凉,冬迁沟内避寒风,这是英雄的居住地,分给娘察阿登家园地。色拿宁青象鼻地,地形如同花斑虎,那里有大部落冬夏草场,是英武男儿的居住地。上有三大河谷交汇处,下有三大草原连接处,有万民部落冬夏放牧场。今分给晃察千户去居住。左方沟口的马场,右方沟口的牛场,中间沟口的羊场,点清数全后交付。收回之时如数收。

在管理爱护草原方面,史诗中有许多描述,例如玛域被叔父驱逐到玛麦玉龙松多后,那里是一片荒无人烟,寸草不长的不毛之地。灰尘弥漫整个玛域,鼠兔成群,觉汝首先消灭

了那里的老鼠,使玛域成为水草丰美,令人向往的富饶之地。从此觉汝成为了一方土地的主人。他热心爱护着那美丽的草原。一次觉汝的草场园内突然进一批过路商人。觉汝立即前去商人处说,这里是美丽的玛域福地,是岭国三十兄弟的公共草场。北岭那扎贡玛以南,加岭西玛拉亚以上,土地的主人本觉汝。玛多则拉以下,玛绒扎那措喀以上,是走兽戏嬉之地,飞禽鸣叫之地,金鱼畅游之地。这里的鼠兔是我觉汝的家畜,并非无畜食草,并非无畜饮水。这里的草尖花朵摇曳,草腰叶子茂盛,面上露珠欲滴。是我觉汝的家产。若折断阳草茎,用金釜赔偿,折断阴草茎用银釜赔偿。一瓢泉一两银。玛域花虎集结场,是我觉汝下达法令,是丹玛大将的靶场,是少女珠壮玩耍场。路边开口,割断灌木都要赔偿。如果今天不搬走,别说觉汝不客气,坡地横躺尸体,沟内血水流成河。说话算数是好汉。

岭国人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时强调爱护牲畜,养好牲畜,提倡辛勤劳动,莫当懒汉、勤劳致富。史诗中说,男儿贪睡无知识,喇嘛贪睡失善业,长官贪睡失威望,妇女贪睡家中空。男子无需思考财富多,只要勤于农牧业。妇女无需思考食物少,只要勤快节省持家。你的目会达到,在牧业方面,牧民饲养牛和羊,希望得到牛羊毛,农户辛勤耕种忙,渴望丰收满粮仓。三春不播下籽籽,到三秋何谈五谷,三冬不饲养奶牛,到三春何谈挤奶。在广袤的大地上,肥田沃土五谷丰。



开路.其加达瓦 绘

| 康 | 巴 | 乡 | 情 |

### 麦穗香

◎李仙云

昨日与故乡的发小在微信中视频,一阵熟悉的“算黄算割”的鸣叫声,竟让我瞬间有梦回故乡之感。她把镜头一转,田里成熟的麦穗在阳光下闪烁着,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这是我养我的土地,这一幅风吹麦浪农人忙的夏收景象,让我犹如置身在“希望的田野上”。热情奔放的发小一脸喜悦,给我这个离乡已半个甲子的“游子”,做起了“现场直播”。“你可记得当年老师在忙时带领我们拾麦穗,那句‘麦黄糜黄,绣女下床’,我们一起在田间高喊过,你穿着花裙子漂亮的塑料凉鞋,我还说你是娇女下田呢……”

望着那沉甸甸颗粒饱满的麦穗,收割机“哒哒哒”的轰鸣声伴着发小的乡音,一点点惊醒了栖息于漫漶岁月深处的流年往事。儿时每到芒种收麦的日子,家乡的村落田垄就沸腾了,大人们天不亮就慌慌握着镰刀赶往麦田,母亲说割麦就像“龙口夺食”,必须抢在大雨之前,若慢一步遭暴雨侵袭,对于农人那就是灭顶之灾。在那个食物紧缺的年代,一家人的口粮全仗这点收成。每每忆起那场景,耳畔就响起那首歌“黑黝黝的铁脊梁,汗珠子滚大

阳……”在烈日炙烤下大汗淋漓,有次我热得淌出鼻血,还是姐姐手脚麻利地从地头攥了把“刺角草”,揉碎塞入我的鼻孔才止了血。

那年拾麦穗的“囡”事,忆起就让我嘴角莞尔。清晨穿着姐姐做的花裙子,又把那双入夏时父亲从省城买的粉色塑料凉鞋,美滋滋地穿在脚上。一到学校,还没从同学们艳羡的目光中缓过神来,老师却突然宣布,今天停课去地里拾麦穗。一路入麦地,硬硬的秆秆像针锥一样,一根根极不安分的透过凉鞋的空隙,扎入我的脚底,而且是你方扎罢我登场,那感觉犹如过“针山”,让我举步维艰,好几次痛得呲牙咧嘴地揉脚。看到我的狼狈不堪样,老师赶紧过来把他厚实的棉线手套,套在我的脚丫上。在烈日暴晒下弯腰弓背拾麦穗,麦芒刺在身上又扎又痒,我瞬间就懂了老师教的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就在我们热得嗓子冒烟时,地头传来“冰棍,凉甜的冰棍……”的叫卖声,我拉起发小的手,就往地头奔,可她使劲掰开我的手,低声说:“我不去,我不爱吃。”望着她打满补丁的裤子,我恍然大悟了。我一路小跑把冒着冷

气的冰棍悄悄塞给发小时,她的眼里噙满泪水。

“算黄算割……”突然被公园里布谷鸟清脆急促的鸣叫声唤醒,夏风徐徐伴着馥郁的栀子花香,抬眸细寻,不远处花圃里,洁白似雪的花儿缀满枝头,如白蝶翩跹芬芳四溢,难怪汪曾祺先生说“栀子花粗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老妻在赏花细语,老先生看上去温文儒雅,果然出语不凡:“老伴,有人说坚强、喜悦、永恒的爱、一生的守候,是栀子花的花语,说起来咱俩可是‘花为媒’啊。那年芒种,我在你们村插队,插完秧,一身疲惫路过你家门口,看到你坐在栀子花旁,人美花香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没承想,咱俩真是‘栀子’之手,与之偕老,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望着一对老人幸福慈祥的笑容,突然就想到林清玄那句话:“芒种,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传承是芒种……”我想说,儿时伙伴爽朗的欢笑声是芒种,那朵朵如白蝶翩跹的栀子花是芒种,连那布谷声声,骄阳下如撒了一潭碎金的激浪湖水,也是芒种。